

炎微紀聞



					漢書門
					類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二二〇七	三冊	三五函
類	七	架	一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07	
冊數	3 (2)		
函號	285	38	

二之三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炎徼紀聞卷之二

錢唐田 汝成 撰

斷藤峽

淺草文庫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
州碕矗磯排灘瀧洶潏兩岼萬山盤礴六百餘
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脩
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
左江而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滌蒼梧大
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



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
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屋列不可
殫名而西蘿綠東紫荊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
寺塘於州厓僊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阨入者緣
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
腸大岫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
塞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
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永安又東爲騰
隴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荊折而東北爲沙田
爲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
力山其後爲長洲象州脩仁之境也自紫荊折
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爲
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徭蠻盤據各有宗
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縵土沃而
敏樹諸徭皆側耕危獲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
隩谷間龍從沉雲晝結懸蹬迴繞絕壁臨谿手
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厓奧谷是生於人雕題
高結狀若猩猩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

薯射狐鼠雜蜂蠶蟻蚋卉衣血食言語侏儻雖
四姓諸獠亦莫能重譯也諸獠憨悍難曉好殺
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獠老結城市豪強
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
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
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賊往往相通
互爲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傳弩矢中者立
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環
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

睫而知急則狝窟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諺云
盜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
江舡景泰中徭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
墮郡縣戕執吏民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獠
爲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惶恐率以甘言噢之
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
順中詔名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
可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
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

保朝夕 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
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
爲功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
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叅政韓雍謀勇拔萃
文武全材求之廷僚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
賊屬之斯人可追南顧 上然之乃以雍爲左
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右都
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
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

慶汪霖而閫外之事一以屬雍 勅曰將士有
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
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
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
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團結
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爲廣
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
湧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焉而噓
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旣殲餘

以系其心
生

此即伯立
信之...也

以二角軍

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
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
為梗討滅之戮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
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脩仁荔浦
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
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
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
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
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容菁重嶠人不旋踵

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
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
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遼闊岐路紛
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鏡我
衰俾現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
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
峽賊聞之亦以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
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叅將
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

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
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璵張剛王玘彭倫
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
八道攻其南以左叅將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
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
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
歐信等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
橫石諸厓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
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

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
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岵
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
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
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
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
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明年正月旣望班師招
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
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

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
雍乃上言臣聞徭獍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
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已剪除肆孽尚遺千
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
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謹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
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五
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為鳥獸之族豈識彞倫賤
昧之言許自中冓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
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 陛下若

宥其宿青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為諸
徭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菑畲彼且畏法懷恩力
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
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
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
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
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
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
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又參行

伍亦效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過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於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徭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克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旣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獞莫不提刃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酋

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言督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䟽入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知雍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滸受去江道稍䟽金遂自以爲功䟽

其事請名曰永通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

征商無算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壅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邇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

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佻闔寡謀遽喜
曰任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
中刺之其弟公丁噪衆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
事鄔閱左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請
征之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
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
恚恨謂閱曰是夫戔戔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
州以千人溯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
還閱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地旦從之

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日不
聽六月堡成閱命黃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
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徭大憤而
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從瀕之公丁遂鳩
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
僅以身免變聞日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
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 詔曰可已而閱
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
年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

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山之
賦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萬人
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賦也不既多乎副使
翁萬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
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
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由沈君言則征
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
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
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督府乃

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替畫甚力遂會安
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旦曰苟得渠魁則餘
可畧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猺為盜萬達廉其
跡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恐頓首願
效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猺也為讐
家誣構乃捕係訟公丁者數人責以啓釁公丁
果遣人列寃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百金子
貸諸猺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
會萬達按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

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之雄乃詒公丁曰若
爲潯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
不自陳言寇堡事他徭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
來見復列寃狀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
駒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哄游徼連
逮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徭
爲之須鞫實乃坐若等誠爲公丁寃官府且釋
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禍本
也諸蠻唯唯誓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檻

致軍門磔於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
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厓蹬
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况消息一振魚
散鳥驚維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
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
達監之會於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
浦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
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
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

餉則汝成暨右叅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褫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耶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戮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爲德也經曰紫荆賊藪也譬之蜂窠振觸卽糜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荆不遏則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言曰妄聞幕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浸踈而軍事未集諸蠻自度不免疑粟益深必且峙糗采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厓九層樓諸所尤爲隩塞紫荆山沙田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况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

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遙度不可
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佞籌諏於此審
矣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
使祝續按察使陸銓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
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也萬
達既部勒諸軍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
第今兵力不可併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
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
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
姜老鼠諸巢朱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
蓼水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
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
嶺諸巢凌溲以五千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
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白沙灣
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繡以八百
人攻藤峽溯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馬
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
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

而東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
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峒南北夾擊
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
之中斷復西奔諸軍鏖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
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
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子遺者全直
漫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餽餉
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遂移
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
賊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菰簽懸石樹杪
急則絕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
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
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且盧
蘇復受賊賂斂軍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
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
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
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弗靖經
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

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獻策
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
謬計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徭使知良民之利
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
十五日而畢後招其餘黨二百二十人降之而
江南胡姓諸徭接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
成相與獻議于督府曰嘗聞察威而布法則法
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於慎始
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訊衆議欲圖
善後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
苗徭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
別里分疆創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
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
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遠河源亦托處
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
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
就繩檢如放豚憚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
借過寬則獷戾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

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隄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首蠶食編民則廩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廩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徭賈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倉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滕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徭憑據利地厚其徒黨哀亮鞫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法掣掣商賈瓦器魚鹽公爲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煽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

貨舟楫孔道隔閼不通譬之聚膾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寇已翦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虛市旣立賈易旣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誨侮但弩灘浪灘兩處徭人旣徙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容賊築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今一勞永逸則宜革秦寇之例杜賈禍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徭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日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踰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

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日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

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爲藜水北岬乃紫荆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後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覓

淺圯類啞人毒於猛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黃緣提調之名積威鈴制浚剝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贖頃以睚眦之怒恣嗾諸徭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况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為吏目

以獯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潯
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
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
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
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
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
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
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
理其左江叅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
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獯
雜處積年稱亂控禦爲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
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旣已改設則固可
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成
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况軍官不職
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
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
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
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

民漸復業而殘克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
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
家徙濬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
代漸久生黨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
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
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
稅詭寄狼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
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
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
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爲之疆界刊榜
曉示以防變更備書一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
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但有物故
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
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
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
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
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
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

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
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慎固邊防
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
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掊尅貼戶
之資轉雇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
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
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士宦豪強往
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自罷閭者不能
清查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
替祇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款兵身
役親當雇當皆爲未便獨徵銀雇募選取驍勇
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
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
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充雇直將來
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六錢徵
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
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狽獍必求精銳閑曉武藝
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五

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
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
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
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
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
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
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
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
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
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
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
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脩舉七曰權商稅
以資公費峽江旣通營堡旣立凡修理城壘哨
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費若一二取之
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
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
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
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五分又次四百五十

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爲埠頭常例今旣議革給徭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 上甚喜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叅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叅政士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晚各銀二十兩叅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而下陞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

有治也
之壯猶而
不為慟
笑之聲
諒不猶才
子之稱
能臣

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
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
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
感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上
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
徑盤雲草樹凄迷疑若禾麥暴客踈伏土著者
少而外禦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
即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
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
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孰其
嚮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
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
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
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
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贖而易
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
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
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隱

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
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
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
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
外畧救寇之策斯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往
徃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
荼毒為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
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
督府左右尤為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
立類徒分隔而情踈易於欺慢寡謀怯膽則相
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蜩縮莫敢誰
何若有罅可投即誘以甘聲啗以珍貨一受結
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
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
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
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
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換土酋帖服邊患稍寧
耳

炎徼紀聞卷之二終

炎徼紀聞卷之三

錢唐田 汝成 撰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霽翠之妻也霽翠之先火
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猛獲有功
封羅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
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霽翠仕元
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
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嘉之以霽翠為貴州

炎徼紀聞卷之三

馬燁以殺戮
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
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羅夷畏之號
馬闡王靄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
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捷之欲
以激怒諸羅為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
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詳吾為
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
遂馳見 太祖白事 太祖召訊之劉氏對

太祖曰汝不執
柳似之曰臣
五名朝以鎮
服庶幾有可
之共快言矣
之志指其具
以者不道忠
智府不能現
飲元王羅氏
大祀言正者
報此供燁也

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靄翠兵
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
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羅夷畏之號
馬闡王靄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
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捷之欲
以激怒諸羅為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
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詳吾為
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
遂馳見 太祖白事 太祖召訊之劉氏對
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
騷屑恐一旦糜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宮以語 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
忠潔無他腸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為我召奢香乎
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
子婦奢助馳見 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及
馬燁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
為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太祖之教馬
外

炎徼紀聞卷三

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

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

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為 陛下刊山開驛傳以

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

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閩王乃

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雜赭為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

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為

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

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

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之奢香既歸

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怙然懾服奢香乃開

赤水為撒道以通為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廩餼

世世辦也

論曰馬燁功勳史不概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嘗

築會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

夷自窰所達城所駢立而接運終日無敢跛倚

廳事以合抱木為之至今無傾永樂初有顧晟

太祖之教馬
燁之功利三
心似此
太祖之教馬
外

者守貴州修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
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
幸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雷翠之孫也奢香死雷翠之弟安勻
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
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
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
西趨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

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
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
事王守仁以建言譴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
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
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
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
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
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

此語歷歷
不出此言
以月合
本有
云矣
依攝
新成
正可
誰不
太視
亂事
此後
此後
此後
此後
此後
此後
此後
此後
此後
此後

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
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
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
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
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
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
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
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
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
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
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
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
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
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
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
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
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
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

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嗾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曰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羶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

漢書卷之三

六

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兵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

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頰去一戒閼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慙而戀主與諸夷異卽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歎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桀

傲萬一衡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敘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

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秫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書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瀆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

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搆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於是諸夷怙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為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為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為行在工部侍郎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謀睿策亦已周矣

發單輅持尺札入夷落桑蔭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剪滅草竊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徂縱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為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

等不從曰楊氏家灋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柰何奈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怨懣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戚戚與仲主爲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柰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愍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

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柰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旣而

天不親及法
討不亦如律
史乃特使
忽使使
此亦爲指同
上小人不至
何朝社已能

後漢書卷三

爛土諸苗齋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時
攻安寧璜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
年輝死愛脩怨於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
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叅政謝士元副使
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
酒高會翌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士元等因坐學
宮觀之愛復攜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也艱
然諫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畧等威而款
下屬竊為明公耻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

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為亂報之貴
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
鞞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於義偽以人往義信
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
我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
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誣疏愛嘗言夢騎龍
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
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
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

鞠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
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募友
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
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
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
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難醢參商播
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妄
一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
師非狗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
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
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
苗有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
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
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

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
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
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
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
益恣肆無忌時時訐官苗以收鷸蚌之利弘治
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
總帥皆爲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
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
通豐豐條谷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

良御史

此人慎矣
可也

阿溪爲大若祕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之竟
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
輩等也今若此固庸人耳通曰言之而公事辦
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而小
人且赤族矣鏞笑曰何用弗辦而過慮若此也
通始慷慨陳列根枝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
通路上官通曰彼獨藉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
必先劫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
將校廷參鏞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

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鏞謂曾曰汝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為向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必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亦若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鏞曰而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

畫描寫

敬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為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

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
往鬪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
卜溪因即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
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
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
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
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
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
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
是求好反惡也溪刺咸去刀見曾曾勵聲詰溪
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
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
能擒若等耶溪刺猶咲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
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
見鏞磔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
皇功歸督府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
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

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余聞孔公領南
守郡時苗賊擁衆圍城公計不可敵顧開門單
騎詣虜營諭以禍福再宿而還夷人驚服終公
任無敢犯境者溪刺事固其微者也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
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固爲
亂圍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
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
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
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
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
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
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猿猴上絕
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
足爲指爪人腰四徽一劔約至樹憇足即垂徽
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
辯咫尺時爬緣而上第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

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
 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壯士應
 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為賊巡徽
 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
 鑼代為巡徽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
 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二三
 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眾
 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
 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圍

克宅可
 斬下

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閩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
 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
 向始共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
 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爛土
 黑苗襲圍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汝成
 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曰
 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
 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
 草竊為姦者皆內儲糗糧外翼黨與包藏十有

炎德紀略卷一
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
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
旁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
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之糧躡尺
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穀非素有紅粟朽貫
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
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目前
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菟不足慮也然竊聞之
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
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
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
恃以爲生也夫蠻貊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
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
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謂
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
勢已懸倍筵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
翦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
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窳

重賈傳
夏選
凶林研

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橐礫麾下
矣若夫我軍旣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
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旣久觀望無
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
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旣周奸謀益窘
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恬他日必
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狙於
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旣鑿于前車我
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國之策
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必有成算而疏腐之
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
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
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
不得並躅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
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
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
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
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

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_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闐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

不知武
且不知文

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剋也迺今諸賊懲于剄劔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擔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藥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卽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

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棄知彼知己百戰不毀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棄勝者馳挫銳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艷然

曰李君一何管蒯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 敕安萬銓勦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論曰軍旅之交披敵棄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逸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剽村堡者言耳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

此是也

炎後紀聞卷三

三十一

好憤極
諫可忠之
也

炎徼紀聞卷三

驕憤駢集。悞諫與師。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司命。存亡判於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安得斯人而與之談。

哉

國書

國書

炎徼紀聞卷之三終

